

Z

HONGQINGNIAN ZUOJIA

CHUANGZUO JINGYAN

TAN

中青年作家 创作经验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邵秉坤
责任编辑 汪逸芳

中青年作家创作经验谈 **巴 伟 虞 阳编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96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68,000 印数00,001—14,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10 定 价: 0.59 元

目 录

王 蒙	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1
王润滋	写民族之魂	5
	要有自己的艺术追求	12
尤凤伟	开掘求深 反映求真	17
邓友梅	《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	23
古 华	闲话《芙蓉镇》	28
	木屋，古老的木屋……	38
卢新华	关于《伤痕》及其他	44
叶 辛	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前前后后	51
叶文玲	丝丝缕缕话《心香》	68
叶永烈	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	72
竹 林	我的起步	80
刘心武	我、你、他	86
刘绍棠	我与中篇小说	91
刘忠立	写《觉醒》的一点觉醒	97
陆文夫	捕捉形象的能力	102
何士光	感受·理解·表达	111
张 弦	从两篇小说谈虚构	117
	惨淡经营	123

张抗抗	我写《北极光》	128
	让它生长	141
张贤亮	从库图佐夫的独眼 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146
陈国凯	第一篇习作发表的前后	152
陈建功	《丹凤眼》点滴	157
李斌奎	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	162
方南江	李荃 塑造耿志形象的几点体会	173
赵本夫	积累·发掘·构思	180
茹志鹃	《草原上的小路》的创作及其他	186
姚文泰	关于《戒烟》的复信	202
高晓声	《李顺大造屋》始末	207
莫 伸	《窗口》的写作过程	217
航 鹰	《金鹿儿》写作拾零	226
徐怀中	透过弥漫的硝烟	233
理 由	《痴情》书简	239
蒋子龙	生活和理想	247
韩少功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	253

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

王 蒙

××同志：

您让我谈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您可真找错了人！我一向的偏见是，创作乃是心灵的搏动与倾吐，作家应该有一颗崇高的、火热的、敏锐的心。这又有多少技巧可言呢？靠的是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和思索，感受和思索使你的心跳了，于是，一个短篇开始孕育了。难道心的跳动也有什么技巧吗？

当然，我已经说过了，它是偏见，不全面也不正确。细想想，也许短篇小说还真需要点技巧。因为它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去表现尽可能完整和丰富的东西。这确实不易。

我觉得，短篇小说的构思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取材，选择题材。就是说，从广阔的、浩如烟海的生活事件里，选定你要下手的部位。它可能是一个精采的故事，它可能是一个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它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它也可能是深深地埋在你的心底的一点回忆，一点情绪，一点印象，而且你自己还一时说不清楚。这个过程叫作从大到小，从面到点，你必须选择这样一个

“小”，这样一个“点”，否则，你就无从构思，无处下笔，就会不知道自己写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第一，它不要太大，不要太包罗万象，否则，很容易写得臃肿、拖沓、芜杂。相反，一般的说，要力求单纯。即使那些长篇幅的短篇，往往也有一个核心，一个聚光点。这一点，其实就是这个短篇的支点，没有这个支点，就没有你的短篇。

第二，它应该确实打动了你，哪怕你还不十分自觉也好，你不知道它在哪一点上触动了你的心弦，使你的心灵里充满了这一个音符的和声和共鸣。而且应该是一种美好的、正义的旋律在你的心灵里响起。而不是说任何琐碎、卑微的“动心”都可以成为小说的由头。同时，如果它没有打动你，那么，不论这一点有多么合乎时宜，合乎“行情”，合乎某种意图或某种需要，你也不要硬着头皮去写。

在经历了由大到小，由面到点的选择过程之后，在你确定了一个短篇的主攻方向以后，往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发、深化、丰富和发展那打动了你的心灵的一点。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这一点，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故事，成为一个有趣的、吸引人的故事（短篇小说是离不开故事的，所谓散文化的、无故事的小说，多半是用一系列小故事代替通篇的大故事。用没有啥戏剧性的故事代替戏剧性强的故事罢了）。这可以说是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这就叫作构思，这就叫作艺术想象，这就叫作形象思维。你要设想从你的那一点发展下去或追溯上去或引伸开去的成十种、成百种的可能，从里面选择最有思想意

义、最美好、最动人的。这里，关键在于你的生活阅历的广度和深度，你的感情、印象、记忆的广度和深度，你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瞧，这又不是技巧问题了吧？如果你的生活的积累，思想的积累，感情的积累是很丰厚的，如果你具有富足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那么，在这个生发、深化、丰富、补充的过程中，在这个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过程中，你会感到左右逢源，俯拾即是。相反，如果你太贫乏，就难免捉襟见肘，瓜菜代食，因而把一个好好的题材糟蹋掉。

如果一定要在这第二步的过程中寻找技巧，我以为可说是想象的习惯，形象思维的自信，通俗地说，就是“善编”。完全不编是很难成为小说的。离开了现实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架空去编也搞不成好作品。所谓“善编”，决不是指“瞎编”，“神编”，更不是指用套子去套，而是指以比较丰富的生活为基础，具有思维的灵活性，善于熔铸、善于重新排列组合、善于装配、善于加工生活。既不可过于拘泥实事，更不可架空而走上邪路。

构思得差不多了，靠写。写，不仅仅是把想好的东西记录下来，固定下来，写，是创造的最重要的阶段。正是在写的过程中，你的思维活动、感情活动、内心活动才空前活跃起来。你写的一行一行的字把你带入了你所要写的那个世界，你好象看到了你要写的人物，你好象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你的分析和判断，追忆和联想，痛苦和欢乐，爱和憎，痛和痒，寻求和向往，一句话，从你的头脑到你的神经，到你的感官，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将会怎样地活跃起来啊！只有这种活跃，才是文思的保证，才是

写出来“栩栩如生”的保证，才是写得下去的保证。

当然，苦思冥想，惨淡经营，反复推敲，憋了半天硬是憋不出来的情形也是会有的。但我以为，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放一放，有意识地培养培养创作的情绪再写。写的时候不妨尽量放松一点，放松了，思维和内心的活动才能充分活跃、不受阻碍地进行。放松了，小说里的人物和事件才会自然而然地按照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变化和发展。放松了，就不会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我总觉得我们的某些小说的缺点是写的时候不够放松。硬着头皮写的，别人必定得三倍地硬起头皮才能卒读。不论劳动、体育、表演艺术，都要求从事者的放松。而过分紧张，发僵发死，往往是外行力巴或者私心杂念太多的表现。割麦子、扬场、打乒乓、跳水、写小说……莫不如此。

所谓放松，当然不是指坐待灵感。放松实际上是精神高度集中，充满信心，因而充满内在的紧张。但这种内在的紧张带来的是无限的乐趣，而不是愁眉苦脸。愈说愈说不清楚了，也许这是心理学范畴内的事情，离开了技巧的题义了吧？就此打住。

并祝

编安！

王蒙

四月二十九日

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七期

写民族之魂

——《内当家》创作断想

王润滋

《内当家》落笔开篇是去年七、八月，触发我思考的时间却还要久。发表时，正值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发奖大会在京举行，我有幸以《卖蟹》参加。会内外，听到一些关于《内当家》的议论，有老作家们的鼓励之言，有青年朋友们的评点之谈，受益颇深。回来后，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也是谈这篇小说的。回顾一下作品成篇前后我们国家和笔者本人的思想状态，挤压得很紧的胸口似乎透出一口气来。下面这些文字，是只鳞片甲的创作“断想”。

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法国青年奥里维谈起法兰西民族的时候这样说：“……现在，克利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

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乌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我也想到我们的民族：一块古老的久旱的土地，盼着水。关得太久的闸门一经打开，则潮水涌进，势不可挡。于是，轻飘的浮起了，荡在潮头上喧嚣；顽固的沉沦了，埋在泥沙下面诅咒；只有那些清醒者、坚强者，才站稳脚跟迎接潮水到来。他们即使被淹没在潮水下面也深信：潮水把肥沃的淤泥带给我们的土地，然后它会退下去的。那时候，他们已经吸足了营养和水分，开始新的生长了。潮水过后，必定有一个丰硕的秋天。

现在，我分明也看到了，在我们中国这块大地上，东一处西一处那些已经透出水面的岩石的峰尖……

《内当家》要写的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那岩石般的不剥落不死灭的灵魂。这灵魂不是漂在水面，不是埋在地下，是附着在象李秋兰这样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身上。她（他）们脚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这块现实的土地上，硬是撑起了历尽风雨的共和国的大厦。世事动荡，人民是中流砥柱。

二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华侨老先生自海外归来，很多人毕恭毕敬地去见他。县里想要小汽车，公社想要大卡车，大队想要拖拉机，亲戚朋友——连那些几百竿

子搭不到的都来了，要电视，要手表，要衣服，要……老先生惶恐了，他没有那么多钱。在海外，他只不过是个看大门儿的……

我不愿意再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我脸红。我是个中国人哪！我曾怀疑过，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振兴的希望！

一天，我同屋的一个同志去看戏，说是写中日友好的，很感人。可没散场他就回来了，脸阴沉得很。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扔了手里的烟骂开了：“我们应当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是历史的潮流。可是过去日本鬼子杀我们的同胞，烧我们的房屋，强奸我们的妻女，我们的作家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只会唱樱花啊樱花！润滋，咱们也写……”说着，他眼里闪着火一样明亮的光。

我被他感动了。晚上我睡不着。我想，是啊，我也有一支笔，我应该写……

尔后，我到乡下去，正赶上贯彻上级指示，给地富分子摘帽。农村在动荡中。母亲家也正在讨论：要不要在院里打一口机井？房是土改时分的果实，被斗的地主在日本，他的儿孙后代隔街而居……一阵沉闷之后，母亲挺身而出：“打！”

小说寄往编辑部的时候，母亲院里的机井已经淌出清清的泉水来。

李秋兰并非我母亲。她是千千万万个有骨气、有胸怀的中国人的化身。她代表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也代表我们民族的未来。

三

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个阶级论者。自从马克思主义把人群划分为阶级，才理清了地球上这混乱的一团。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动着的，阶级内容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动着的。

《内当家》是我试图运用阶级观点描写新的社会、新的人物的一次探索。

李秋兰和刘金贵之间，本是一对阶级仇敌。我在小说中毫不回避他们之间的这一关系。昨天的血不要抹掉，留下来见证历史，警醒后来的人。同时，我也毫不回避地写李秋兰和刘金贵今天以礼相见。为什么敢于这样写？着笔时，我始终没有忘记阶级意识在人物性格表现和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认识到，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会发生变化的。事隔几十年后，李秋兰和刘金贵两人的思想和关系，也自然发生一些变化。对于刘金贵来说，他不会不看到：共产党领导着解放了的中国，这是一段不可能重写的历史，也是不容改变的事实。去国几十年，他和李秋兰之间已不再存在主仆关系；他这次回来，既不可能再摆东家的威风，也不是反攻倒算，他是作为一个思乡的爱国华侨归来的。他的这种乡情国思是值得欢迎的。对于李秋兰来说，她固然不忘昔日阶级压迫之苦，但成为国家的主人之后，她有更深沉、更高尚的思想境界；她有一颗质朴善良的心，没有忘记刘金贵是个漂泊异国、寄人篱下的中国人。民族情闪出

夺目的光彩。当然，由于她接待的人是昔日的东家，这又使得她在接待时泪水里包含着复杂的、一时难以说清楚的感情。这样写，我认为是真实的。

小说发表以后，有人改编成广播剧，把回归者改成刘金贵的儿子，寄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回信说不妥，那不是原作的本意，那会使本来就不怎么深厚的作品一下子浅薄许多。

四

杜朗多老板很会做买卖。他看见前面走着一美一丑两个姑娘，突然领悟到丑女子可以做美女子的装饰品。他开办了一个代办所，专门招雇丑女人，再把她们出租给漂亮的贵夫人，陪她们走菜馆、进剧院，以使她们显得更美。

这是左拉早期的短篇名作《陪衬人》写的故事。

反复读过之后，我得到一点启示：运用性格对比的手法刻画人物，有可能收到和杜朗多代办所同样奇特的艺术效果。我把这想法付诸《内当家》的写作。想得到的是否得到，这有待于读者检验。

五

润滋同志：

祝贺你《内当家》的发表……

我对你的语言有一点意见。我觉得你的语言干净、简炼，大多从生活中提炼出来，新鲜、有力。但

我以为还缺少变化。你还没有几套备用的笔墨。有时我觉得你句子太短，都是短的，显得干涩了一些。我希望你还要博采兼收，使语言更丰富、更清丽流畅一些。如果你过于追求精炼，并定型下去。我以为不好，不知你以为如何？……

——摘自××同志的来信

××同志：

感谢你热情的来信……

我的语言原本不全是这风格的，从《孟春》开始才这样写起。不知为什么，愈写愈觉得顺手，愈写愈追求这味道，愈写愈想突出其中的某一些有特点的东西。许是与我描写的生活、人物、情调及我本人的心境协调了的缘故吧！然而，过于急切地追求了，就显出不自然、乃至人工斧凿的痕迹来。不少同志提醒过我。

我喜欢读一点诗，也曾学着写过几句。写小说也不自觉地这样要求起来。要求凝炼、形象、短促和富有流动性。你知道我写东西有多么苦，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我真羡慕那些才华横溢的作家，灵感一来，挥笔而就。有时心血来潮，我也想挥笔一试，结果不灵，两句话没写完，又停下笔抠起字眼来了。没办法，天生我是吃苦的命。《内当家》是以每天不足一千字的进度写下来的。篇篇如此。

你的意见很对。我深知自己的语言还不丰富，还缺少变化，更谈不上掌握几套笔墨了。但倒不会现在

就定型下去。我将努力去探索和磨炼语言表达的功力，这恐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就目前来说，我需得非常小心，需得巩固一下刚能立足的这块小小的阵角，然后再逐渐扩大一下战果。万万不能象黑瞎子掰苞米那样，掰一穗丢一穗，你说对吗？

——摘自我的回信

六

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生活的画页已经翻过了许多。倘若刘金贵现在回来，也许不会引起象当初那么大的震动了。为了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当然，不管历史的下一页怎样翻过，我始终坚信：人民是主人。

原载《小说选刊》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要有自己的艺术追求

——《卖蟹》创作断想

王润滋

《卖蟹》得《山东文学》一等奖，实在是当之无愧。何以说？一没有闪光的政治色彩，二没有尖锐的主题思想，三写得平平。不过愧后自思，也颇感自慰，那七千个字的行间里毕竟渗透着一点心血，毕竟有着自己的一点儿艺术追求，那一点点儿追求毕竟得到了至少是部分读者的领悟。做为一个作者，有什么能比得到这一点更为贵重呢？

我爱大海。

工作休息的时候，我总爱到海边去散步，让海风吹一吹胀热的头脑。我赤着脚，踩着金子般的沙滩，撩拨着银子似的浪花，朝前走，一直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才回头。有时我坐在礁石上，看小船穿来荡去，看鸥鸟与浪花戏逗。有时我走到渔人中间，帮他们拣鱼装蟹，听他们大声

说笑，和他们一起享受劳动的欢乐……

在我常去的海边，有几家养殖场，每个场子里都有些年轻的女工。在海雾迷漫的早晨，或是在落霞染波的黄昏，我常见她们摇船出海作业，或是满载着海鲜归来。她们的劳动和男子一样艰苦，可是大海上总是撒遍她们欢乐野气的笑声。我突然想，那美丽、洁净、自由的浪花，不正是姑娘们的化身么？

我写成一首诗——《浪花赋》。有这样的诗句：

和乌云对骂，
你披头散发；
与明月相恋，
你羞羞答答……

你喜欢干净，
容不下污渣，
谁也不能玷污你
水晶般的奇葩！……

海不会枯干，
风不会停刮。

你青春不会凋零，
永远十七、十八！……

这不是在谈诗么？是诗，也是小说。这诗便是《卖蟹》最初的立意。诗发表后觉得不过瘾，就想写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能说会笑的海上少女，就调动了